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第 16 节， 战争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讲课。这是第 16 节关于战争的课。

好的，我们下一期的主题是战争。

问题是，战争何时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战争是什么？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一般理解，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但这一定义可能有问题，因为它排除了针对革命团体或恐怖组织的战争。

当然，革命战争本身就是真正的战争，尽管严格来说，它们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人们通常就是这样理解战争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战争定义为大规模的决斗。

他说，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目的是迫使对手满足我们的意愿。以下是三种关于战争的一般观点，首先是正义战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还有必要之恶观点，该观点认为，有时战争是必要的，以防止更大的邪恶，但战争本身总是邪恶的。

然后还有和平主义，它认为战争从道义上来说永远不合理。因此，我们将重点讨论正义战争理论和和平主义，以及支持和反对该观点的论据。必要之恶观点的支持者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出于充分的理由，人们不想采取一种他们承认自己在为邪恶辩护的立场。

因此，研究这一主题的绝大多数学者要么认为战争在某些情况下是道德上正确的选择，有时是正义的，要么否认这一点，并说战争在道德上永远不合理。所

以我们将从后一种观点开始，即和平主义，并首先区分不同类型的和平主义。并非所有的和平主义都是一样的。

反战和平主义谴责国家使用暴力，同时保留个人自卫权。还有私人和平主义，它谴责个人领域使用暴力，但不包括政治当局使用的暴力。私人和平主义有两种形式。

有反对杀戮的私人和平主义，也有最强烈的反对暴力的私人和平主义观点，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暴力。还有最极端的普遍和平主义，它反对私人领域和政治当局的一切暴力和杀戮。在和平主义的哲学论据方面，有道德模范论据，它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使用暴力，世界不是会变得美好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普及和平主义观点或和平主义实践会让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变得理想化，那么这难道不表明这是正确的立场吗？这就是道德典范论证。它本质上是康德式的。

我们可以普及和平主义，但不能普及暴力。因此，我们永远不应该采取暴力行为。这不是一种你可以希望普遍实施的行为。

接下来是甘地的论点，强调苦难的作用，尤其是为了正义而承受苦难，这是净化灵魂的一种方式。它不仅能净化一个人的灵魂，还能改变对手的灵魂。在印度教传统中，甘地强调非暴力，避免出于自私的目的造成痛苦或伤害。

他说，自我净化这一精神武器看似无形，却是改变环境、摆脱外部束缚的最有力手段，引文结束。当然，甘地因倡导印度独立和不诉诸任何暴力而享誉国际。这是一种利用这种愿意忍受痛苦的精神来表达强有力的观点，甚至影响整个政治体制的行动。

然后还有一种功利主义观点，认为战争弊大于利。你知道，一些和平主义者认为，不管打哪场战争，不管是自卫战争，不管是保卫无辜国家的战争，最终都是净损失。不管战争能带来什么好处，最终都是净损失。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暴君屠杀了数百万无辜人民。我们中的许多人很难相信，不对这场种族灭绝采取任何形式的侵略行动进行回应是正确的做法。但我听说和平主义者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于各种原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净损失。

这是一个很难证明的案例，但有趣的是，和平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也许这是错误的比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坚持他们对这一功利主义论点的立场。

就和平主义的圣经论据而言，一些人主张生命的神圣性，即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所有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即使他们正在杀人，也无一例外。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生命，而不是杀死他们。请注意，这排除了杀戮，但并不排除其他形式的暴力，通过暴力手段阻止他人，而这种暴力手段只会伤害他人，而不是结束他们的生命。

圣经中另一个支持和平主义的论据是圣经禁止暴力。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5 章中强调不抵抗，他说，你们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告诉你们，不要抵抗恶人。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如果有人要告你，要拿走你的衬衣，你就连外衣也交出来。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所以，不要抵抗恶人。

和平主义者会注意到，这似乎表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还发现保罗在罗马书 12 章 19 至 21 节中也教导了类似的事情。他说，不要报复，而要为上帝的愤怒留出余地。

不要被邪恶所战胜，而要用善良战胜邪恶。在彼得书中，我们也发现了不抵抗的教义。在彼得前书 2 章中，他说，如果你因行善而受苦并能忍耐，这在上帝面前是值得称赞的。

因此，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会用这些段落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但请注意，这些段落适用于个人暴力，但不一定适用于国家军事力量。因此，即使我们有道德义

务不采取暴力行为，即使是在自卫时，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军事力量是不道德的。

那么，我们来谈谈正义战争理论。正义战争有几个方面。战争法涉及战争的必要条件，而战争法涉及限制战争行为的原则。

托马斯·阿奎那、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雨果·格劳秀斯等正义战争传统思想家详细阐述了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权的条件。因此，我们稍后将阐述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权的某些思想。但首先，这里有一些用于支持可以发生正义战争这一观点的一般论据。

一是正义论。这种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攻击时，这是不公正的，理应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还有一种观点是和平论，战争的目的是影响某种和平。

这不是为了暴力而暴力，也不是为了杀戮而杀戮，而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和平局面。这是圣奥古斯丁和其他人对战争的强烈强调。然后是圣经论据，上帝支持以色列使用军事力量，在许多情况下，在旧约中，上帝直接命令以色列消灭某些族群。

然后，在罗马书第 13 章中，保罗对政府使用武力表示了认可。那么，让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正义战争理论家指出的 *jus ad bellum*（即发动战争的正义）的各种条件。其中有几种。

其中一条是，必须由适当的权威机构宣战，这就排除了治安维护者或准军事组织，因为这些组织不是宣战的适当机构。只有最高政府机构才有这种权力。现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标准存在一些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每项标准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重要方面。在这里，这种由适当权威机构宣布战争的要求似乎排除了所有革命战争，因为革命者正在挑战执政政府的权威。他们怎么能成为获得战争或宣战的适当权威呢？此外，为什么要坚持正式宣战呢？当然，在美国战争史上，有许多战争是美国参与的，而国会并没有宣战。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参与了这些战争，这是在我们的总司令、总统的指挥下进行的，没有经过国会批准，也没有正式宣战。其次，战争必须有正当理由。传统上，正当理由被认为包括自卫和对民事伤害的惩罚，以及保护无辜者，就像中东国家科威特的情况一样，它在 1991 年被伊拉克在老布什政府统治下吞并。

美国为解放科威特而出兵击败了伊拉克军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正义的战争行为。然而，这一标准也存在一些问题。什么才算是战争的正义原因？仅仅是防御军事攻击吗？还是其他形式的攻击？攻击必须有多严重？间谍活动呢？数字攻击呢？对我们的计算机网络进行严重干扰，从而对我们构成威胁呢？或者经济攻击，对民众的威胁甚至比几枚炸弹还要大。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而且随着当今电子技术的出现，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在很多情况下，电子技术的威胁远比子弹和炸弹更大。那么，什么才是战争的正当理由呢？这是整个问题中争论最多的子主题之一。第三，必须有正当的意图，例如确保和平和公平的结果，这样国家才有理由发动战争。

这一点没有像其他标准那样引起太多争论。第四，战争必须是最后的手段。正义战争理论家经常强调这一点，即在采取国家军事力量这一步骤之前，必须用尽所有解决冲突的和平手段。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所有合理的和平解决冲突的手段都已用尽？如何知道已经达到这个门槛？我知道在 2003 年，在美国重返伊拉克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拒绝遵守 17 项不同的国家安全或安全理事会决议。而且，你知道，伊拉克受到了各种经济制裁。因此，国会两院绝大多数美国领导人认为这是正确的下一步。

当时，只有少数人拒绝批准美国进入伊拉克。他们认为，好吧，现在这是一个适当的步骤。任何正义战争理论家（我相信国会中有很多这样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步骤，因为解决这场冲突的所有其他手段都已用尽。

但还是有人说，不，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我们不需要诉诸战争。当时这确实不是合适的下一步行动。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成功机会。如果获胜的机会很小，或者不太好，你就不会想打仗。

这只会弊大于利。但问题是，评估起来往往非常困难。在某些情况下，你无法完全清楚自己的胜算有多大，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军事实力如何。

我记得 1991 年我们进入伊拉克之前，人们就曾讨论过伊拉克拥有世界第五大军队。我们面临的是一项极其漫长的努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军仅用了几天就击败了伊拉克军队。然后在 2003 年，由于那次经验，人们认为，嗯，你知道，这会很容易。我们以前也做到过。

我们会再次这么做。我们会走遍伊拉克，建立一个共和国，没有问题。但那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即使战争初期相对容易，长期努力也极其困难和成问题。因此，战争涉及的因素太多，你无法预料，预测和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极其困难。这就是 *Jus ad bellum*，即发动战争的正义。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战时法的条件。从道德角度来说，在实际发动战争时，我们应该遵守哪些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比例原则，即所使用的武力种类和程度必须与威胁的性质成比例。因此，很多人会认为核武器总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总是过度的。

无论威胁是什么，它都从未通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得到适当处理。但这很难确定，不仅仅是核武器。也许这是简单的例子。

但重要的是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相应回应。这很难。此外还有区分原则，即只有军事机器和战斗人员才可以成为故意攻击目标。

以平民为目标是错误的。当战争爆发时，当一个国家轰炸了一座城市，一所学校遭到袭击时，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强调这一点，尽管新闻报道中不一定明确指出这一点。故意或仅仅因为疏忽而杀死如此多的平民，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战争行为。

因此，只有军事机器和战斗人员才可能成为故意攻击目标，尽管人们知道可能会有附带损害，这是临床上常用的术语。但这一原则很难应用，因为无论如何，战斗人员的定义并不明确。是否只包括积极参与战争的士兵？还是还包括在制造炸弹的工厂工作的人？大多数人会说，是的，二战中的战争机器，纳粹或日本制造的战斗机和大炮，这些也是合适的目标。

那么，那些与此相距甚远的人呢？他们与政府在商业方面有交易，比如，与政府签订合同，生产钢铁和其他原材料，然后运往这些工厂。那些与这些企业有牵连的人，他们的触角能伸到多远，以至于这些人成为合适的目标？有些在企业工作的人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企业与政府签订了生产军事机械的合同。而附带损害，即杀害平民，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怎么精准地进行打击，在许多情况下，一些无辜的人或平民可能会被杀害。

考虑与战争有关的正义行为的第三个背景是战后正义，即战后正义行为的条件。这方面的讨论不如战争正义和战时正义那么多，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战争结束后，战败国签署了一些投降条件，胜利者对战败国的行为负有什么责任（如果有的话）？一位名叫布莱恩·奥兰德的学者提出了战后公正和平解决的一些条件。

他说，和平协议的条款必须公开、慎重、合理，并遵循歧视和相称性原则。其中一项原则是尊重原则，即必须尊重战败国的权利和传统。仅仅因为你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们，就试图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文化，并坚持要求他们学习你的语言，或者采纳你的文化传统，这是不恰当的。

必须尊重战败国的权利和传统。公正的区分。这涉及到需要区分领导人、士兵和平民的理念。

发动不公正战争的国家的领导人和士兵可能会受到刑事审判和战争审判，而平民则不受这些指控，除非该社会中有人积极助长战争的不公正，否则他们不应受到任何惩罚。公正的补偿。这与胜利的主张必须与战争性质相称的理念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一是德国必须做出各种赔偿，因为战争的性质对整个欧洲的许多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得不支付赔偿金，而且要支付很长时间，而且还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你们已经向德国展示了你们缺乏责任感，至少可以说你们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你们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军队，我们会保护你们。美国军队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的守护者，而我们的现任总统对此表示反对。

看看我们的军事预算，你会发现美国军方必须投入巨额资金来保护一些欧洲国家，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特别是德国滥用军队。关于这一点，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多少年、多少个几十年、多少代人？这只是与尊重战后公正补偿标准有关的问题的一个例子。最后，是应有的安全。

战败国必须得到一定的保障，以防未来受到攻击，特别是如果他们不被允许发展自己的军队，就像德国或日本的情况一样，如果战后规定战败国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需要确保战败国得到适当的保护，而美国已经这样做了。

因此，这些就是奥兰治关于战后法的条件，至此，我们对战争伦理的讨论就结束了。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讲课。这是关于战争的第 16 节课。